

街头一道亮丽风景线

法轮大法好

【明慧网】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20 周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青年法轮功学员于 8 月 17 日，在多伦多市中心举办了街头“真相长城”活动，他们分布在市中心的 27 个大的十字路口，给路人讲述什么是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无辜遭受中共迫害 20 年的残酷事实。

这次活动由多伦多的青年法轮功学员筹备、安排。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持续了 20 年。20 年前，他们还都只是孩童，如今，他们已经长大，承担起了讲真相、维护正义良知的责任。◇



无悔做一个高尚的人

【明慧网】我有过对人生真谛的思考和探索，曾经在宗教和古籍中找寻答案，也练过几种气功，直到看到李洪志师父讲法录像后，才真正明白这就是我要找的，那是 1996 年。

师父讲法录像中，把我人生中许许多多的疑问都给予了解答，我当时激动地跳着走路，那个高兴啊，真是发自内心的。在这 20 多年中，虽历经魔难，但修炼至今从未放弃，也永远不会放弃。

心甘情愿不贪财

我从事的是技术工作，目前是高级工程师，主要负责工程监理。由于中共刻意灌输的无神论为基础的短视人生观，在既无信仰约束、又缺乏外在约束的环境下，在普遍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座右铭的社会中，一个人不贪钱会被视为不可思议的另类。但千千万万法

轮大法的修炼人，却心甘情愿地做这样不贪财的人。

从我经手签字付款的项目，已有多少亿的工程款，但我从未吃拿卡要、收受红包，因为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中，由浅入深地教导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人、怎样做好人以及做更高境界人的道理，让我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

实修中的摔摔打打，也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不该得的得到了也一定会从另一方面吐出去，或者以生病等等痛苦予以偿还。

这种发自内心的心法约束根本不是外在的慑于法律的惩处或所谓的榜样力量可比拟的，是一个生命发自内心的纯洁高尚的渴望，我们大法修炼者愿意做一个不求世间得失的高尚的人！

在我相关的生活、工作圈子里，人们都知道我在修炼法轮大

法，从未放弃。他们都知道我不收红包，工作踏实，业务水平高，经常在不同场合说我是真正的好人。在工作中，我既最大维护本单位利益又考虑施工方能接受，经常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修炼中获得的智慧，帮施工方巧妙地化解难题做到双赢。对于我不收红包、不喝酒，领导、同事由不理解到现在习以为常和佩服。

因为师父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个好人，在工作中我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技术，有多篇论文获奖。

因工作需要，我们经常需长期在外出差，因此有同事生活不检点，甚至包养女人。在道德观念变异的今天，这种现象从官场到普通百姓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成为炫耀的资本。在男女关系这方面我洁身自好，从未逾规。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法轮大法修炼者绝对是一股清流。在大法修炼中，我也受益甚多。

◇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北加州印度节 法轮大法受欢迎



【明慧网】北美地区提倡多元文化，鼓励各族裔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8月17和18日，美国北加州佛利蒙市举办了印度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印度节活动，并在台上展示法轮功功法，表演腰鼓

舞，受到欢迎。

法轮功学员一结束功法示范，印度电影明星、印度节嘉宾维克·奥贝欧就主动要求跟法轮功学员合影。

他说：“法轮功非常好，非常

美，向人们传递了和平的信息，带给人们内心的平静与祥和。”

左图：法轮功学员在台上展示法轮功第五套功法；**右图：**印度电影明星奥贝欧（中）与法轮功学员合影。◇

重塑的人生

【明慧网】前几天先生的好友聚会，邀我参加，席间一女子直盯着我看……看得我莫名其妙，后来她连问我好几次：“你真的50多岁了？你做瑜伽？”我说：“不做”。“真的不象，我还以为你才30出头呢？！”

说起我的身心变化，还得从20多年前说起。

病魔缠身的暗淡人生

在我不到30岁的时候就已全身是病，下半身冰凉，大热天象揣着冰块，下腹处痛得咬不住牙。大热天不敢吹风扇，冬天不敢吃凉东西。整个人瘦得象一阵风就会被吹倒。支气管扩张，胸痛、肩痛、背痛、腰疼、腿疼，全身不舒服，天天无精打采。特别是支气管扩张，后来竟发展到大口大口地吐血。

那时自己心里怕得要死，心想年纪轻轻的可怎么办？后来吐血几乎每月犯一次。先后到地区、省城大医院看过，结论是此病可以做手术，但去不了根，只能是越来越厉害。那时工资也不高，加上高额的

手术费，所以只好保守治疗。那时的我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奇迹般转折

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人告诉我炼法轮功能强身健体，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象得到一根救命稻草，反正我的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治，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学法轮功。开始先学炼动作，当我炼第二套功法时，我浑身大汗淋漓，当时还以为是自己身体虚弱呢？后来才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随着阅读《转法轮》和炼功，我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好，不久，一身的病都不翼而飞了。

无论科技多么发达，人类在病魔疯狂肆虐和自然灾害面前，是多么脆弱渺小无助！而炼法轮功的人都知道，修炼不长时间就会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这是大法的神奇之处，现代科学是无法解释的。

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在各方面压力下，为免亲人担惊受怕，我一度停止了修炼，但是身体却每况愈下，后来做了手术，旧病复发，卧床不起。请病假近半年。在无奈之下，又开始修炼

法轮功。从那以后，到现在15年过去了，我没再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长年不感冒，也没请过一次病假，办公室的同事们都有目共睹。

我人也变得年轻了许多，30年不见的同学聚会，大家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同学，你一点都没变，还是老样子。”走在路上或是聚会遇到不相识的朋友，当我说出年龄时，人们都不相信地说：“你怎么那么年轻？一点都不象！”那意思是与实际年龄不符，相差太大。有好多次有人问我：“你用什么保健品？你做美容？健身？”我说：“都不是，我炼法轮功。”

重塑的人生

我是一名教师。修炼法轮功后，我按照法轮大法教导的“真善忍”原则处事，处处为学生着想。这些年来，我辅导的学生先后在省、市、全国获大奖，我的论文在全国优秀刊物上发表，我的优质课获省二等奖。我在省级培训中连年获得优秀学员称号等等，而这一切的一切，在以前我是不敢奢望的，是法轮大法重塑了我的人生。◇

黑龙江伊春市郭庆文自述遭受的迫害

我叫郭庆文，今年六十七岁，黑龙江伊春市翠峦区法轮功学员，是退休教员。一九九六年，我幸运的走入大法修炼，那年我四十四岁，从贫病交加的苦难中解脱出来。无病一身轻，道德提高，宽厚为人，全家受益，家人都获得了健康。我感恩大法、感恩师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所以修心重德，善待所有的人，看淡名利，听师尊的教导，一心做好人。

一九九七年，我所在的学校裁员，我们办公室的另一同事家境更困难，我主动下岗，把留下的名额让给了同事，也想给领导减轻点负担，因为争来争去的，领导也会有精神压力。那时我们工资很低，人们把铁饭碗看得很重。下岗就意味着失业，我也没去多想。

就这样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却被江泽民集团操控的中共邪党迫害了二十年。现在我将自己被迫害的事实写出来。

绑架 骚扰 监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集团开始邪恶至极的打压法轮功以来，当地政府部门把我当成了重点打压对象，收大法书，派人监视，窃听电话，到家骚扰、恐吓，时不时的逼写所谓的“保证书”。当时片警是个女的，姓李，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把我身份证件和我家户口本也非法扣留了。

当我们搬到另一街道居住时，街道邪党支部书记刘继峰经常到我家骚扰，有时他自己来，有时和一女街长一起来，说上边让来监视我的，每天都得看看我在没在家。十多年后，刘继峰遭恶报猝死在大道上。这个街道的片警姓曹，遇到敏感日

时到我家让我在一个表格上签名，证明他到我家来过。平时不怎么来我家。很多街坊邻居都被街道某些干部利用暗中监视我。

二零零一年元旦过后，我乘汽车到大庆火车站，买去北京的火车票想去证实法，因没有身份证件，卖票的女的悄悄的找来了警察，把我非法关押到车站警察室，第二天，下着鹅毛大雪，翠峦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姜延凌（音）和政保科长徐占学，带着我丈夫开来，把我拉回翠峦，把我非法关押到公安局四楼的政保科四、五天，那几天，最低温度降到零下四十度，屋里暖气片冰凉，我在椅子上坐了四、五个昼夜，徐占学负责非法审问我，他的搭档是一个年轻的、恍惚记得姓柔的男警察，他每天被指派看着我。我不出卖同修，那时不知零口供，出于面子心，还得回答点问题，十分苦恼。我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十五天。

当时区长是侯颖达，他在全区职工大会上还点我丈夫的名，说某某的老婆炼法轮功如何如何，并说上边有令，对炼法轮功的人怎么整治都行。几年前，侯颖达遭恶报，以贪腐罪被抓，现在还在监狱里。当时本地的政法委书记是刘勇，“六一零”（六一零是江泽民非法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秘密恐怖组织）头目是张祥国，管迫害法轮功的区委副书记是黄克明。我地有好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过。这些参与迫害的人是有罪责的。

二零零三年初，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劝善信，递到六一零头目张祥国手里，他把信上交到区邪党委那里。不几天，他们就把我带到当地公安分局，张祥国和姜延凌分别和我谈话，我向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当时在场的还有孙喜权，他是刚从派出所调到公安局当六一零头目的。半夜才把我放回家。

事后听说那天区里的几个主要

头头聚在一起商量怎样对待我，几个小时大家都一言不发，最后一把手侯颖达说先让我回家过年，元宵节以后，把我送伊春洗脑班去所谓的学习（即洗脑迫害）。也许是他这一错误决定导致了他日后遭恶报的下场，两、三年前，侯颖达因贪腐罪被抓入狱。

被非法关押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三年元宵节以后，我被当地六一零绑架到伊春洗脑班，还派去两个女街长当包夹，所谓的“陪读”，一个叫韩英，一个叫小李。她们也被关在这里，每天也跟着看污蔑大法的录像，对我很刻薄，恶言恶语对待我。洗脑班头目叫林晓明。在这里，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

他们逼我们所谓的“转化”，表现的挺伪善，想达到他们的目的。一个叫刘宝森的老头每天给我们放邪恶的污蔑大法的录像，或让我们写心得或所谓的三书。几年前，听说刘宝森遭恶报，患肺癌痛苦的死了。

我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了大约两个多月。

电话监听、跟踪监视

零三年秋季，我们搬到山东邹城去住。后来发现电话被监听，出门有人跟踪，气氛挺恐怖的。小区特务很邪恶。唐姓的姐弟俩虎视眈眈的在小区里盯着每一个人，那姐姐开小卖店，好象见我一出门，就拨打电话给外面的特务。那是小区物业的头头，常常阴着脸站在小区的院子里，脸越来越黑。我对家人说有人监视我，丈夫不相信，说我疑神疑鬼。后来翠峦的六一零头目张祥国打电话给我亲属说，邹城给他们写信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说我和邹城炼法轮功的走得很近。邹城派出所的还让我去一趟。当时我去外地探亲，回家后也没去派出所。我丈夫才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篇幅有限，有删减）◇



截至2019年8月中
在海外退党网站声
明“三退”（退党、
退团、退队）的人
数已超过3.39亿。



【明慧网】我家住河北省的一个小乡村，中心街住着一个张爷爷，每天吃完晚饭在门口摆上一个竹床，就开始给我们这帮小孩子讲传统故事。八十年代的农村家庭还没有电视，所以他的故事成了我童年很美好的回忆。

张爷爷一家

张爷爷的一只胳膊总是装在一只套袖里面，听老人们讲他也是文化大革命时被我小学同桌的父亲斗残的。小时候的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可亲、乐观、通晓古今的爷爷为什么要被斗。

张爷爷的妻子长得很白，可以看出年轻时是很漂亮的，当时也跟着他挨斗。有一次裤子都被打破了，害羞的她只能从玉米地里钻着回了家。有人看不过去，劝她和张爷爷离婚划清关系。可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子，对张爷爷生死相随，不离不弃跟着吃了很多的苦。他们有4个子女，文化大革命过后，其中3个子女都考上了著名的大学，在北京有很体面的工作，剩下一个儿子在他们跟前尽孝，他做生意也成了我们村几大富户之一。

同桌的父亲

据老人们讲，当时我们村文化大革命搞得很厉害，整死整残了很多人，儿子把父亲拉出来斗的也很多。我同桌的父亲就是红卫兵，当时表现得很积极。一个修道的人，就被我同桌的父亲斗死在戏台上。

我同桌的父亲当时是一路升官，很快就调到了省会石家庄工

作。记得那年我的同桌和我们同学道别，说他家过年后就要搬到石家庄去住了，对于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能搬到石家庄住是多大的荣耀！我们都好羡慕他。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那年过年，他父亲就一病不起，嘴里一直喊着：“我说出来你们也不信，真的有神鬼呀！”据我同桌的父亲讲，在他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座庙，他向左走，庙就向左走，他向右走，庙就向右走，一直挡着不让他过去，他害怕极了，后来到了家就得大病，不长时间就死了。他当时最多也就是30多岁。我同桌的母亲带着两个儿子生活艰难，我同桌和他哥哥没上初中就辍学了。

这件事当时在我们村很出名，人们都说，那个庙肯定是被他斗死的那个修道的人演化的。不管是不是，善恶有报是肯定存在的。记得我们村的人议论说，当时斗人厉害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举报好人遭恶报

我母亲告诉我，我本家的一个大娘为什么命运不好，也是因为她文化大革命时经常举报别人，她的儿媳年纪轻轻生孩子就死了，留下年幼的三个孩子，由于没人管教，孩子长大后都变坏了，男孩偷，女孩卖淫。她还有一个孙子本来学习挺好的，可是过年被炮炸没了手。作恶殃及子女，好凄惨的报应。

还有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时经常举报别人，我的母亲说，她现在因病被锯了双腿，生活很艰难。◇

一语成谶

谶，指将要应验的预言（一般指一些凶事）。一语成谶，意思是一句不吉利的话不幸言中了。中外“一语成谶”的事例非常多。

溥仪，清朝末代皇帝，醇亲王载沣之子，登基时年仅3岁。他在接受百官朝贺时，吓得大哭。醇亲王安抚溥仪：“别哭，别哭，快完了。”没想到一语成谶，溥仪登基不满三年，大清就完了。

凯撒大帝和雷必达等亲信闲聊时，无意间聊起“怎么死才痛快”的话题来。凯撒脱口而出：“突然的死才过瘾。”此言竟一语成谶。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一到元老院，便被众多贵族突然包围起来，被乱刀刺死了。

中国民间把说不吉利的话叫做“破口”。古人很注重忌口，不乱说话，不破口，特别是不乱发誓，以免惹祸。

现在的中国人，在加入中共的党团队时都被迫发毒誓：“为共产党奉献一切、牺牲等等”——这“一切”包括生命、财产、未来、家人……

而中共在其历史上，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巨大的罪业将由谁来偿还？不就是那些发了毒誓的党团队员吗？中共的阴毒之处即在此。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组织，不是搞政治，是让人保未来平安。◇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2003年11月8日，由海外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False Fire》）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